一样的爱 不一样的父亲

父亲是我至今未能读懂的书

□橘子皮

认识父亲的人都在为母亲叫屈，因为婚前，42岁的他曾隐瞒了在老家已有两个儿子的事实，“骗取”了我母亲的婚姻。那一年，母亲24岁。

父亲不爱母亲，他一向以慵懒和冷漠著称。地里的农活他从来不做，即便是简单的家务也从不插手，一切全由母亲静静地劳作着。非但如此，他还动辄对母亲发脾气，挑剔母亲做事粗糙、为人俗气、说话声音太响……但也奇怪，母亲把这些全都当做了习以为常的事，她对父亲没有抱怨，反倒换着方式宠他。那样子，有点卑微，以至于我常常不忍看。

在这个家里，父亲对我极好。他有一个专用的小书房，常常喜欢端坐在那里看书，一看就是小半天不出来。这个小书房是断不肯容他人轻易涉足的，两个哥哥也不可以，却独许我在那里进进出出。小时候我便奇怪，砖头厚的书本里会藏些什么宝贝，竟吸引着父亲经年品读？于是，偶尔也会站在那里漫无边际地乱翻起来。父亲心情好的时候，便把我亲昵地抱在怀里，专注地给我讲述一些有趣的故事——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、《青蛙王子》、《小红帽》……原来，书本里居然会有那么多神奇的东西！于是，小书房便成了我最大的诱惑，我对文学最初的喜爱便是从那时开始的。

我的求学之路一直很顺畅，如期待的那样上完小学，读完初中和高中，直至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。对于我的成长，父亲的介入很少，他喜欢看着我自由长大。于是，和同龄的孩子比起来，我更像一棵植物，随性地行走在自己喜欢的那片森林里……我大学毕业那年，刚好24岁，正是母亲当年出嫁的年龄。对于我毕业后的走向，父亲只是劝我自己拿主意，不要把家当做阻碍自己发展的羁绊，并第一次抱歉地对我说：“丫头，你的路要自己走好，老爸只能为你守住这个家，开心和不开心的时候，记得回来看看……”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声音有点哽咽，我知道他开始真正地衰老了。那年夏天，父亲刚刚过完他的66岁生日。

几年后，我凭着自己的优势，终于在北京的一家外企谋到一份可心的工作，整个人也便如陀螺一样忙碌起来，工作之余，我学会了应酬，习惯了交往，并开始结交男朋友……唯独减少了给家打电话的次数，至于回家，一年里便只有数得清的一两次了。

父亲是在前年年底被查出患上胃癌的。手术当天一早，我急匆匆地赶去看他，他在瞬间握紧了我的手臂，我看到了他眼角的泪。我忙低下头，在他的额前轻吻一下，然后看着他被安静地推进了手术室……父亲的手术很成功，这让我的内心少了许多牵挂。

ICU病房里，依然算得上漂亮的母亲极具耐心地在为老父做护理，擦拭嘴角、按摩手臂、热敷针眼……我的心底便升起一种柔软。原来，相伴到老，真的是一件极美的事情。

趁陪同母亲外出放风的空当，我再次询问她和父亲的故事。母亲不再遮掩，静静地为我讲述一个珍藏二十多年的往事：那时的母亲年轻漂亮，痴情地喜欢上一个下乡的知青，两人爱得很刻骨，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，那个知青却绝情地返回大城市，此后杳无音信。单纯的母亲想到了死，她穿戴一新，选了一处远离人居的铁轨，静候生命的终结。这时，父亲正好打此路过，是他不经意间救起绝望的母亲……对于父亲的故事，母亲知道得很少，只依稀晓得他是个落魄的知识分子，教过几年书，后因一场官司坐过牢，丢掉了工作，还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家庭……但善良的母亲不计较这些，她的后半生便都活在了对父亲的感恩中。

原来，父亲如一本书，让我至今尚未读懂。他爱我，却从不以最直白的方式进行表达；他不爱母亲，却以最温暖的方式成全了母亲的一生。如今，老父虽至耄耋，佝偻的身躯依然是母亲最真实的依靠。

给父亲擦把脸

□杨不离

似乎是冬天的清晨，外面夜色尚未褪去。母亲一遍遍叫我起床上学，我万分不情愿地钻出热乎乎的被窝，嘟着嘴洗脸刷牙，背着书包，哭丧着小脸像赴刑场似的准备出门。这个时候，母亲又喊住我：“拿毛巾给你爸爸擦把脸再走。”

父亲那阵还不到三十岁，人长得挺拔俊美，且健康结实，浑身的力气，掮上百斤的小麦口袋，走起路来像阵风。我就是他身上缠着的小藤，把他当成一棵树，没事就抱着他的腿爬到他怀里。父亲就用他的胡茬扎得我咯咯笑着忙不迭乱躲。再想不到他也会有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，父亲得的是肾炎，已挂了好多天吊瓶。

七八岁的我根本就是一懵懂顽童，对于生病的严重性没有丝毫概念，只当没什么大不了的小事，所以当时是怎么漫不经心应付差事地给父亲擦的脸，自己全无感觉。后来母亲慨叹地笑着提起，用了一个生动的形容句，我听了又讶异又羞愧。母亲说我“看都没仔细看一下，像抹桌子似的，就这么一旋”，让她看了又可气又可笑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我不胜悲哀地发现，这竟是今生唯一的一次，我给父亲擦把脸的机会。之所以岁月的深海没有将这件事湮没，一定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再把这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打捞于记忆之网。

成年之后，我过着漂泊的生活，忙碌着自己的人生。家成了一个永远记挂却鲜有常驻的驿站。只知道父亲从乡卫生所出来，独立开了自己的诊所，眼睛不太好了，五十岁的时候戴上了近视眼镜。我偶尔穿越半个中国回家呆一段时间，父亲也总是忙着，大雪天的夜里，常常被村民打门叫醒，背着他的医药箱，无怨无悔地去出诊。

这两年特别忙，没有回家，也很少打电话。直到有一天姐姐打电话终于告诉我，父亲的眼睛不行了，白内障，在地方小医院动了手术，一只眼睛看不见了，所幸另一只眼睛手术成功了。我听了，顿时失语，怔忡半天，恢复知觉的喉咙渐渐发紧，无声的泪水滔滔地流了满满一脸。

这件大事，父亲没有告诉我，母亲也没有。姐姐告诉我时，也已经过去了大半年。这沉默中深深蕴含的情意我懂，只是这分大难来临时的不告知，是否亦是一分亲情的疏离与无奈？当日赶去邮局寄了一笔钱回家，依然难以平息心中的伤痛与失落。

现在我保持每周打电话回家，每次都啰啰嗦嗦、千篇一律、毫无新意地叮嘱父母：注意饮食，经常锻炼，一定要记住哦！此时的我，俨然变成了当年父母说话的语气。岁月丰满了我的羽翼，却苍老了父辈的脊梁。彼此之间照顾的关系，亦因此倒转。

今年一定要回家看看。领着小侄子，和父亲一起去高高的麦田里放风筝。风筝在天上飘着，我们在地上笑着。

后天就是父亲节了，也许是我们的父爱一贯以严肃、深沉的方式表现的缘故，印象中，父亲节似乎总是没有母亲节火爆，尽管我们有千言万语想表达，但又总羞于当面说出口。父亲，这个我们生命中的重要角色，在每个人的人生中涂抹的色彩或许并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相信，他们的爱是一样的。

编辑：孔昕
美编：马晓迪

我的“房奴”父亲

□刘玉秋

似乎命中注定，父亲这辈子要陪我当“房奴”。

父亲住在乡下，他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我能在城里买一套像样的房子。

作为工薪阶层，买房谈何容易？我和媳妇天天盼天天等，巴望着房价降下来。到头来，却是水涨船高，拥有一套像样的房子，似乎越来越接近一种奢望。

父亲说，房价的事儿我不懂，但是，我知道你也三十七八岁了，该安顿下个家了。你们就别再等了，趁着现在孩子小花钱少，咱一块想想办法，买吧……

我和媳妇合计，父亲说得也在理。于是，一咬牙，买！我从银行办了房贷手续，又从亲戚朋友手中借了一些。即便这样，依旧有好几万块的空缺没有着落。

父亲从老家匆匆赶来。他穿着有点泛白的蓝衬衫，骑着最珍爱的电动车，牢牢地钳着那个熟悉的旧式黑提包。他满头大汗，张口第一句话就是：“给我倒杯水喝，渴得慌……”我把凉水杯端给父亲，他一饮而尽。父亲迫不及待地打开手提包，小心翼翼地从内兜取出存折。他说，这存折有8张，一共5万块钱，都是我和你娘一点一滴攒的，你们拿去用吧。

我明白，父母都是从苦日子里熬出来的，素来省吃俭用。而5万块钱，则透支了他们这么多年的劳动果实。我执意不要。父亲说，收下吧，这钱就是给你们买房子攒的，虽然对一套房子来说不算多，也是当爹娘的尽一份心……

钱凑齐了，买房子也就水到渠成。房子112平方米，大小和结构都符合预期。

终于搬进新房子，小儿嘉璇蹦蹦跳跳，兴奋得四处撒欢。父亲款款地坐在沙发上，点着一支烟，欣慰地说：这下就好了，我早就劝你们，贵贱先买下来，再安心还债，最起码心里踏实了。

父亲说，在咱老家，盖房子有几个不借钱的？孩子，别有太大压力，10年的房贷，你从工资里慢慢还，余下那些借亲戚的钱，爹帮你一块还。我说什么也不答应，父亲倔强地说，就这么定了，跟爹客气啥……

这个星期天，我回老家。刚进院子，就看到厨房门口摆放着一堆大大小小的木条，很是惹眼。母亲解释说，这都是门口那几个老树疙瘩，你爹连劈带砍费了好几天的劲儿。我问，咱不是一直用电烧水做饭吗？母亲笑着耳语：你爹觉得用电烧水太浪费，自从你在城里买房后，这老头就越来越能算计啦……

父亲从屋里走出来，乐呵呵地说，你们娘俩又背着我讲坏话啦。母亲和我相视而笑。

父亲一边说话，一边拿手绢擦汗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的右手臂又红又肿，上面贴着一大块膏药。父亲显然看出我的疑惑，轻描淡写地说，哦，胳膊有点痛，没大毛病，过两天就好了。母亲嗔怪道，还不是劈树疙瘩累的，年纪一大把了，一点儿不让人省心……

父亲“嘿嘿”地笑着，若无其事的样子。

无缘由的，我鼻子一酸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……